



智慧宝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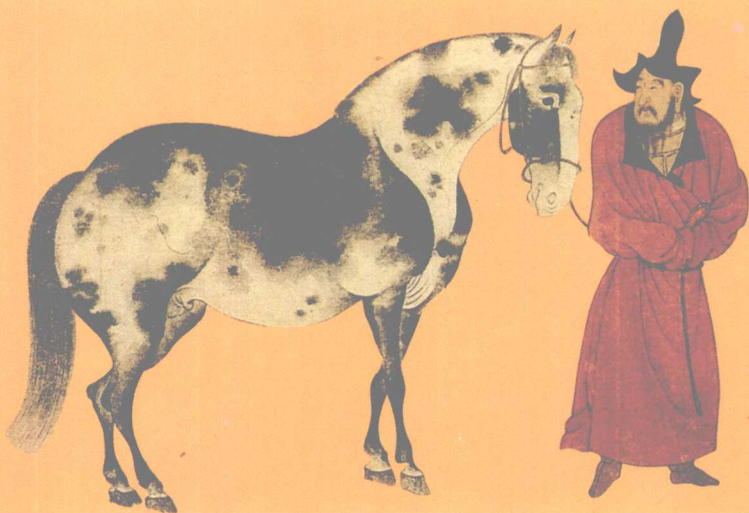
中華

大方略全书

盛世危言

列强虎狼入寇 洞开中国门户
盛世危在顷刻 亡羊补牢为期
富国难就武步 振兴唯有强民

【清】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华大方略全书

盛世危言

（清） 郑观应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卷一 通论

道器	(1)
议院上	(3)
议院下 (甲午后续)	(5)
公举 (甲午后续)	(7)

卷二 礼政

学校上	(9)
学校下	(11)
西学	(13)
女教	(16)
考试上	(18)
考试下	(21)

卷三 吏政

吏治上	(22)
吏治下	(26)

通使	(28)
游历	(31)
书吏	(32)
阁宦	(34)
廉俸	(36)
限仕	(37)
汰冗	(39)

卷四 户政

税则	(42)
厘捐（甲午后续）	(45)
银行上	(50)
银行下（附钞票）	(52)
圜法	(54)

卷五 户政

商务一	(57)
商务二	(59)
商务二	(63)

卷六 兵政

练将	(65)
练兵上	(67)
练兵下	(72)

海防上	(74)
海防中	(76)
海防下	(78)
边防一	(80)
边防二	(82)

卷七 兵政

边防三	(84)
边防四	(85)
边防五	(86)
边防六（甲午后续）	(88)

卷八 工政

技艺	(90)
纺织	(94)
农事	(96)
垦荒	(99)
旱涝	(101)

卷一 通论

道器

《易·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乘，参伍错综，阴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群言淆杂，大抵失中之旨。《大学》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骛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道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

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浸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宣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

观《易·系》下传第二章，包牺、神农、尧、舜诸帝，以及后世圣人之制器尚象，莫非斯道之流行，器固不能离乎道。又《阴符经》谓：“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则道又寓于器中矣。盖太极未判，形体未坏者，即乾坤成列，絪縕元气，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毁，即形体已坏，无以见易，是朴散而为器，不得谓之道矣。然道之见端，不能不散而为器。凡天下有名相者，莫非道朴之所散。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所谓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中庸》曰：“率性之谓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天下无离性之道，亦天下无离阴阳之器。凡有性必有情，有体必有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即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即情也。寂然不动，无声无臭者，道之体；感而遂通，有情有信者，道之用。欲澄其体，妙其用，错综变化，必不外乎易道。故庄子《南华经·天地外篇》云：“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观，而万物之应备。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即形而上焉者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即形而下焉者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兼者合而一之之义，分而两则道器离矣。其所论精当，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矣。溯自三代以上，君师合一，政教并行；三代以降，君师判位，政教殊途，不讲精一执中之旨。名曰教师孔、孟，政法唐、虞，实则徒托空言，未能躬行实践，岂但失《周官·考工》之政而已哉！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为而道不可变者。惟愿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彼此洞识阴阳造化之机，形上形下之旨，无分畛域，永息兵戈，庶几一道同风之盛，不难复见于今日。余拭目而俟之矣。

议院上

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夫子谓人情者，圣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陵箴之。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凡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之，庶民从之，纵征赋过重，民无怨咨，以为当共仔肩襄办军务。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

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之上议院，人无定额，多寡之数因时损益，盖官不必备，惟其贤也。其员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师与苏格兰世爵为之，每七年逐渐更易，世爵则任之终身。下议院议员则皆由民间公举，举员之数，视地之大小，民之多寡。举而不公，亦可废其例，停其举，以示薄罚。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其事最繁，员亦较多，大约以四、五百人为率。惟礼拜日得告休沐，余日悉开院议事。大暑前后则散院，避暑于乡间，立冬或立春则再开院。议员无论早暮，皆得见君主，上议院人员独见，下议院人员旅见。议院坐次，宰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长之右，不同心者居左，中立者则居前横坐。各国公使入听者，皆坐楼上。德之規制，大概亦同。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

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中国历代帝王继统，分有常尊，然而明良喜起吁咈废歌，往往略分言情，各抒所见，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矣。况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孙子》曰：“道者，使民与上同欲”；“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齟齬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枉弊之严又如此。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焉。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匭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

或曰：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非即今西国之议员乎？不知爵禄锡诸君上，则未必能尽知人之明；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斯民之隐；而素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营私植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何若议院官绅均匀，普遍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乎？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顾其人类多斧柯莫假，见用无由。即幸而事权在握，自谓可一展其才，然和衷少而掣肘多。往往创办一事，聚议盈廷，是非莫决；甚且谓其更张成法，蜚语中伤，谗书满篋。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以求苟安，卒之豪杰灰心，而国势亦日趋于不振矣。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京官曰畏葸、曰琐屑，外官曰敷衍、曰颟顸。畏葸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折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颟顸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去之道奈何？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

议院下（甲午后续）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克臻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恃上下院议员经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华。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何则？泰西各国近代学校盛行，无人不学。且中外利弊登诸日报，妇孺皆知。凡有病于民者，如公禀政府改革，无不俯顺舆情，非昔日只顾在上者之权势，而不顾其民之疾苦也。

英国《马恩西史记》论欧洲各国，上代亦以权势治民，其民迫求在上者改章易法，不许，则必有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者矣。普鲁士本专以君权治国者也，乃为君权最重之拿破崙制其死命。普相

赐德鹰伯爵忧之，以计笼络通国之人，使抗拿坡崙，嘉庆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特设一会，名曰良民会。未几，通国绅士皆入其会。会中所订章程，其最善者为允许其民日后可自立报馆，任意见论政事，国家议员亦由民间公举。因而良民会之权亦因之以重，至其权力之从何而起，则终不轻泄于外也。普国既立良民会，嘉庆十八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日耳曼列邦同具是心，猝然合而为一，以逐拿坡崙。日耳曼、奥斯马加、俄罗斯、波兰、希腊、法兰西、西班牙诸国人，皆苦人君治国，专恃权势，若不改旧章，不得不潜自立会，藉以整顿国家，乃允以立君民共主之国，会党即自然解散，匿迹销声。查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今各处大会党不在欧西，而在欧东，如俄罗斯一国，仍以权势治民，故有尼希利会党。十余年来，不但愚人入其会，贤者亦复乐列名于会中。其意谓民间受苦过深，故不但俄皇之大权在所必去，即凡兵士、教会、产业家室素所有者，全欲去其旧而谋其新。俟其铲除净尽，然后民间重联相爱相助之欢，国势振兴必远胜于曩日云云。此会中忿激过甚之言也。其余则大半无异心，故能去其积习，不专恃权势，而学欧西之体贴民情，上下自胥安矣。

考之欧洲各国上下议院，近年新订公举章程。法兰西上议院员，由上议院自举者四分之一，由通国二十一岁以上人公举之议员转举者四分之三；下议院员，为通国中二十一岁以上人所公举。比利时上议院员，由每年纳赋合华银六两以上之众民公举；下议院员，同上议院。奥斯马加上议院员，有君所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间年二十四岁以上，薄有田产者，皆可公举。恒加利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下议院员，年二十岁以上之民，每年纳赋合华银三两二钱者，皆可公举。普鲁士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亦有君所命者；下议院员，年二十五岁以上之民，按纳粮之额数以分举官之员数。日耳曼联邦上议院员，各小邦政府所举；下议院员，比户可举。丹墨上议院员，有为王所命者，其大半则由民间公请下议院员所举；下议院员，年三十岁以上之民所举。英吉利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已纳赋赈贫者，比户可举。意大利上议院员，君命之；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岁以上，每年纳赋合华银四两者，皆得举。希腊仅有一议院，其议员皆成丁以上之民所举。葡萄牙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民间公请下议院员公举者；下议院员，凡民一年中入款在华银八十八两以上者，皆可举。荷兰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下议院员，凡二十三岁以上，纳赋华银六两以上之民，皆得举。俄罗斯无议院，大权皆操之于君。日斯巴尼亚上议院员，君与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举官会所举。瑞士上议院员，各省

会所举；下议院员，凡男子年二十一岁以上者所举。瑞威仅有一议院，其议员分作两班，凡民二十五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一百三十二两者，皆可举。瑞典上议院员，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一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二百二十四两者，皆可举。塞尔维亚上议院员，王命之；下议院员，凡年二十一岁以上之纳赋人所举。罗美尼亚上议院员，有田产若干者即可举；下议院员，凡民成丁能识字者，即可举。

议院之设，原以示大公无我，上下一体也。西国以公议堂为政事之根本，既有议院，君不得虐民，而民自忠于奉上。猗欤休哉！此三代以上之遗风也。

公举（甲午后续）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使士为佳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瞻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己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腹剥百姓，貽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何则？凡人性情，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真挚，况言语殊异，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人地既已生疏，情意不相联属，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充其量也，官见民而生憎，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夫设官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今乃特设一法，必使易地服官，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参半，且变本加厉，则安在其为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危，有利无害，众心共惬，人地相宜，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其惟公举之一法乎！

查泰西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论》内。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土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力能否胜

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而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皆此例为之。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至于陪审公正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凡仕宦、教读、乡勇，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者，皆不预其列。

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固甚善，亦由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器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惟保举人才之大员，必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才猷如何，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举之权，而于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况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仅以言貌取才者，不失之伪，则失之诬。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优之士，必不肯轻易近人，不愿干谒当道，终身伏处草茅，富贵人罕识其面，则又何从而知之？即或知之，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若夫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诸学者，皆属艺事，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此诚显而易见者矣，然亦非督抚所能定。盖督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则又何从辨人之学问浅深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识皆门生故吏，世好姻亲，无非名利两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哺握发，延揽人材，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从未闻荐一山林隐逸、市井遗贤，岂今无传说、孔明、侯生、景略其人者乎？今国家既下诏求贤，凡位列宰辅及部院名公，封疆大帅，既遇此难得之遭，自必踊跃欣欣，各举所知，以仰答求贤若渴之意。然荐贤者，平日既未于海内奇杰留意物色，则此时举以应诏，自难必果系千人之英，万人之杰，踴躍四顾，中选者颇难其人，不得已而始以亲旧中之稍有节操，或以著书立说自炫者取以塞责。其于体国经野之谋，拨乱反正之略，茫乎未有得也，曾何裨于实用乎？尤甚者，则以奔走为能，以干求为事，或奔走王公之门，或夤缘津要之路；且有丐显者作尺一书，为之先容者。辟幸进之门，广苞苴之路，而人才自此不可问矣？亦求才者未能虚心，则人才不免裹足，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卷二 礼政

学校上

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坐废，莫辨之无，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学校废而书院兴，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世务，而为国用。乃今日虽有书院，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绝少肄业其中；间或有之，亦无程范，听其来去自由。虽有山长，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而无师表训导之责。届试期，则聚士子而课以文，尽一日之长。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致、历算等学，则又绝口不谈。其有讲实学，严课程，以文章砥砺，务为有用之学者，千不得一二。书院虽多，亦奚为哉！

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欤！迹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间，为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先入小学堂，教以浅近文理，地图、算法、史事、格致之属。小学成后，选入中学堂。所学名类甚多，名曰普通学，如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兵队操、本国行文法、外国言语文字行文法，皆须全习，惟外国文字只兼习一国。无论大、小学堂，皆有讲国教一门，皆有学兵队之操场。

日本之教科名伦理科，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本教育敕语，旁参五经、四书及泰西伦理。学生中学校毕业，则发给凭照。自此以后文、武分途，或文或武各听其便。习文事者，入高等专门学校习专门之学。凡可称高等专门学校者，如高等师范、高等商业、高等工业、医学专门、东京美术（即绘画、雕刻、嵌铜、铸造之技、东京外国

语、东京音乐皆是此外尚有女子高等师范，为女子专门学校。若欲入分科大学，先入高等学校修豫备科。科分三部：第一部为法科、文科，第二部为理即格致、农、工，第三部为医学。门径既识，然后入大学校中分科专习。科分六门，却法、文、理、农、工、医六者，但较豫备科为专精耳。分科毕业，发给凭照，略如中国举人。其愿再学者，入大学院以精究奥义。大学院毕业领照，则如进士、翰林矣。凡习武备者，自幼年学校毕业入入营，但学为弁半年。若从中学毕业选拔入营，则须先学为兵半年，再学为弁半年，然后同升入士官学校，名为候补士官生。命名士官，盖取三代庠序之称曰士，卒伍之称亦曰士之遗意。教以战术兼战史、兵器即军械、地形兼测绘、筑城即工程、军制、卫生、马学卫生与军医殊，马术与骑术殊等事。一年毕业为试用士官，再入营练习士官之事半年，国家即用为各军少尉，位如中国千总。自少尉以上，曰中尉、大尉，如守备、都司。官至少尉后，可在本营叙劳升转若充兵出身，非战时不得为士官，至特务曹长而止。特务曹长位如中国把总。其自少尉、中尉之中入陆军大学校，以储参谋之资。自大尉而上，曰少佐、中佐、大佐，略如游击、参将、副将。再上曰少将、中将、大将，则位如提、镇、总统矣。凡愿习水师者，先入海军兵学校，三年毕业为候补少尉，在舰练习一年，此一年中须远航一次。其隽秀者升入海军大学校。查海、陆大学校，其体制与文事大学校颇殊。

泰西各国学制不同，入学之岁亦不同，然其用意事事相同。故大、中、小学年限，无论文武，大率三、四、五年不等。等级渐深者，子目亦渐多。学生多则班数亦多，然每班不过数十人。此班学满即迁彼班，依次递升，不容躐等。小学堂于来学之生徒，察其贫者免取脩脯，稍赡者半之，中学堂即普通学之脩脯亦廉。此外国学校教士官人之大略也。

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仿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一蒙学、一普通、一专门、一编译、一会计、一典试、一巡查。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飭疆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巨资，相助者报部奖励。各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各州县、省会学堂生徒之课艺，凡自备资斧游学外邦，专习一艺，回国者准给凭照，优奖录用，则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且中国向无工艺院，故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多。倘各处设院，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有资，自不至流为盗贼。闻泰西工艺院急于文学院，以工艺一事，非但有益商务，且有益人心。院中课习制造、机器、织布、造线、缝纫、攻玉，

以及考察药性与化学等类，教分五等事详篇末。中国生齿日繁，生计日绌，所以工艺学堂亦今世之亟务也。

学校下

孔子论学道之功，循序而进，譬诸升堂入室。余谓读书之功，亦循序而进，譬诸自地登楼。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材。故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帖括之艺。试问以五洲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其课徒也，曰五经，曰古文。五经将以通圣人之道，古文将以开童子之智，斯固然矣。特是五经中有童子能解之篇，有童子不能解之篇。其述往事而无议论之文，童子所能解；其讲性理道德之学，童子所不能解。今乃取其难解，略其易解，以为圣人之道义尽在于此，童子虽不能解，必令读之，犹大言曰：士子读书，所以通圣人之道；欲通圣人之道，须通圣人之经；欲通圣人之经，非童而习之不为功。是以黄口小童，入塾数月，先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继而读《中庸》，读《论》、《孟》。四书读竣，又习五经。然膏继晷，朝夕从事于斯。彼其用心，将为考试之题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义理无所讲究也，于文法无所留意也。故有读书六七年，徒以多记为功，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向迳，腹笥空虚，毫无心得。岂非可笑耶？岂非可悲耶？

凡人之灵有悟性、有记性。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试观五尺之童，有人讲一笑谈故事，彼即入于耳，会于心，牢记不忘，津津乐道。若课以数行《学》、《庸》，彼罔然不知所解，口吟终日，尚难背诵。为之师者又从而殴之。于是童子以读书为至苦，就学校如就囹圄，对师长如对狱吏，恒思半途废业，弃文就武。

夫《大学》之道，至于平天下，《中庸》之德，至于无声臭，《论语》讲仁义道德之事，《孟子》言尽心养气之功，吾恐老儒经生亦难悉其底蕴。今以老儒经生所难解者，而教数龄之学童，知其必不能解也；而犹然授之，非天下至愚者不为也。况今之为师者，当讲解时不过将各家注释翻诵一遍，苟且塞责而已。设有颖慧子弟问先生，何谓明德，何谓至诚，何谓用力于仁，何谓浩然之气，将舌

桥口哇，甚或恼羞为怒，斥子弟不敬而深责之，俾不敢复言。若此，非贼人子弟乎？非铜蔽智慧乎？

然则如何而可？曰：初学蒙童，每日授以方字，逐字讲解意义。不妨悉用土音，每日以识二十字为限。俟识二千余字，即选《二十四孝》、《二十四悌》、《学堂日记》、《感应篇图说》、《阴鹭文图证》等书，先取目前有形之物，日用寻常之事，或俗语浅文，或韵言歌诀，使其易于索解，易于记诵者，编为三百课，配以石印绘图。每晚为讲一课，随令还讲，即加句读，作为次日之生书。次晚背诵无讹，再上第二课。每早仍添识新字，以满六千字而止由《说文》中挑出六千字，分别繁、要、简三种，均刻木板，用坚硬之洋纸刷印，切成方字，每生各给字一匣，务必读识二千余字，方准读书。此第一年功课也。次年，仍兼温字义，取《家语》、《国策》、子史等书文义浅近者，及地舆、算法孔教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门，今之学校纵不能全授，而礼仪、体操、算法，是人生日用必不可少者。盖不知礼无以立，不知体操无以卫生，不知算法无以谋生，各国人物、风俗诙谐故事，编成三百课，仍随解随读，兼温旧课。此第二年功课也。再次年，择《国策》、《史记》、《汉书》等文理稍深，篇幅较长者，仍选三百课，随讲随读，兼温字义。此第三年功课也。

合计三年后，有六千字义烂熟胸中，有九百课由浅入深之书本，而谓不能融会义理乎？后授之以四书五经，有不声入心通乎？其开笔联句之法，或函牍，或故事，或新闻，先由一二句至三四句，扩充至数十句、数百句。苟文理通顺，自成段落，即谓之作文。岂若世俗做破、承、起讲，方谓开笔耶？然做破、承、起讲，实亦基础于此矣。夫如是，教者不劳，而读者有味，愈读而愈有精神，愈有意味。何不仿而行之？

或谓中国小学堂宜仿德国小学堂章程，教分七班，每年历一班。学分十课：一曰经学，以中国十三经之大义，择其浅近而切于伦常日用者训之，以培其德行也；二曰读中国书，凡华人不能不通华文，上而章句，中而论说辩难，下而浅近往来书牋，虽文理有浅深，而学徒皆不可以不通也；三曰算学，以西算为主；四曰地舆，以中国地理为主，旁及各国之地舆；五曰史学，以中国史学及外国近百年之史学为主，其外国古史，稍明大概足矣；六曰生物、植物学；七曰格致学；八曰画图学；九曰体操；十曰习中国字。小学堂为本国通用之学而设，故不及外国文字功课。其欲子弟大成者，则有中学堂与溥通学在。